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韓湘子全傳 第二十二回 坐茅庵退之自歎 驅鱷魚天將施功

十二時中風雨惡，悔卻從前一念錯。坎離互換體中交，純陰剝盡純陽樂。 純陽樂，不蕭索，乾乾夕陽如胎鶴。回頭拾取水
中金，勝似潮州去驅鱷。

話說退之在那茅屋內，既沒個牀帷衾褥可以安息，又沒燈火亮光人影兒相伴，冷清清獨自一個，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只得把門來拴得緊緊的，坐在椅子上打盹。思量要睡一覺，無奈心兒裡悽慘淪淪，耳朵裡東吟西震，免不得爬起眠倒，那裡合眼睡得一刻？因口占《清江引》一詞，以消長夜。

一更裡，昏昏睡不成，對影成孤另。我意秉忠貞，誰想成畫餅，只落得腮邊兩淚零。

二更裡，不由人不淚珠拋，雪擁藍關道。回首望長安，路遠無消耗，想初話兒莫錯了。

三更裡，又刮狂風雪，門外有鬼說：馬兒命難逃，孤身何處歇？想韓愈前生多罪業。

四更裡，雞叫天未曉，聽猛虎沿山叫。三魂七魄蕩悠悠，生死真難保。沒計出羊腸，只得把神仙告。

五更裡，金雞聲三唱，不覺東方亮。忙起整衣裳，要到藍關上，怎當那風雪兒把身軀葬。

退之一夜要睡不得睡，嗟歎到天明，正要整理鞍轡上馬前行，看那馬時，已直僵僵死在地上。退之見這馬四腳挺直，兩眼無光，不覺跌腳捶胸，放聲大哭，道：「記得昔日在長安起身時節，一行共有四個，一路上雖然冷落，還不孤恓。不想張千、李萬被老虎咬了去，我只得朝朝暮暮與馬相依。走遍了崎嶇險路，踏遍了厚雪層冰，饑無料喂，寒無草眠。還指望趕到潮陽做一日官，博得恩宥還鄉，我與馬依舊在長安街上馳騁。怎知今日馬死荒郊，我留茅舍，這都是前生分定，我也不怨，只是教我怎生走得到潮陽？」那時苦痛不已，便將心事作詩一首，寫在茅庵壁上。詩云：

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貶潮陽路八千。

本為聖朝除弊政，肯將衰朽惜殘年。

退之苦吟四句，還未有後四句，因思向日那金蓮花瓣上有詩一聯，正應著今日的事，乃續吟云：

雲橫秦嶺家何在？雪擁藍關馬不前。

退之正欲湊完後韻，不料筆凍緊了寫不得，只得放下了筆。那時節才曉得自家的性命如同雪裡的燈，爐上的雪，一心一意指望見湘子一面，以求拔救性命。只是獨自一個在茅庵中不為結局，便又向前走去。

誰知走不過半里之程，又有一隻猛虎攔住路頭。退之叫道：「我今番死了！湘子姪兒如何還不來救我？」只見半空中立下一個人來，叱虎道：「孽畜，不得傷人！好生回上。」那虎就像是人家養熟的貓兒、狗兒一般，俯首帖耳，咆哮而去。退之看見，就狠叫道：「救苦救難大羅仙，救我一救！我情願跟你去修行，再不思量做官了。」湘子道：「叔父，叔父，我不是怎麼大羅仙，乃是你姪兒韓湘來看你，你怎的不認得我了？」退之抱住湘子，號陶大哭，道：「懊悔當初不聽汝的言語。整整在路上受了许多苦，汝如何早不來救我？」因把一路裡的事情細細告訴湘子一遍，又道：「我方才在茅庵中題一首詩，以表我的苦衷，因筆凍壞了，只得得六句，如今喜得見汝，我續成了這詩。」湘子道：「叔父的詩是那幾聯？」退之道：「我念與汝聽。」詩云：

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貶潮陽路八千。

本為聖朝除弊政，肯將衰朽惜殘年。

雲橫秦嶺家何在？雪擁藍關馬不前。

知汝遠來應有意，好收吾骨葬江邊。

湘子道：「叔父不須絮煩，姪兒都知道了。請問叔父，如今還去到任做官，還是別圖勾當？」退之搖手道：「感天地、祖宗護佑，死裡逃生，一心去修行辦道，尋一個收成結果，再不思量那做官的勾當了。」口占《駐馬唱》一詞，以告湘子。

我痛改前非，再不去為官惹是非。撇卻了金章紫綬、象簡烏靴、錦繡朝衣。想君恩友誼若灰飛，花情酒債俱拋棄。脫卻藩籬，一心只望清修善地。

湘子道：「叔父，你既回心向道，一意修行，自然超升仙界。只是這山裡沒有師父，教那個傳與你丹頭妙訣？」退之道：「聞道先乎吾者，吾之師也。汝既已成仙，我就拜汝為師，何消又尋別個師父？」湘子道：「父子不傳心，叔姪難授道，這個斷然使不得的。」退之道：「姪兒這般說話，又是嫌我輕師慢道，心不志誠了。我若有一點悔心，永墮阿鼻地獄！」湘子道：「姪兒蒙叔父恩養成人，豈不知叔父的心事，何須立誓。只是違了朝廷欽限，又要連累家屬，怎生是好？」退之道：「我一心只要修行，顧不得他們了。」湘子道：「雖然如此說，叔父的清名直節著聞一世，豈可因今日遭貶，便改變了初心。姪兒思量起來，叔父還是去到任做官，繳完了朝廷欽限，然後去修行，才是道理。」退之道：「我單身獨自去也枉然，倘或前途又遇見老虎，豈不是斷送了性命？」湘子道：「果然叔父一個人到任也不濟事，不如姪兒同叔父去做官，了些公務事情，留下好名兒在那裡，我便把先天屍解妙法換了叔父形骸，只說叔父中風，死在公署；我另脫化一身，回到長安，上本報死，求復叔父封誥，仍舊同叔父尋師訪道。上不違朝廷的欽命，下可完叔父為官的美名，中可得長生不死的妙訣，卻不是好？」退之聽罷，不勝歡喜道：「但憑汝作用，我只依汝便是了。」恰才整頓上路，湘子也不駕雲踏霧，跟著退之一般的餐風宿雨，冒冷耽寒。

一連走了兩日，遠遠望見一座城樓，湘子道：「前面已是潮陽郡了，他那裡定有人夫來迎接，叔父可冠帶起來，好接見他們。」退之依言，穿了冠帶，坐在那十里長亭之下。果然有一個探事人，青衣小帽，近前問道：「你們是那裡官長？有恁事來到這裡？」湘子道：「我老爺是禮部尚書，姓韓，因佛骨一表，觸犯龍顏，貶在本府為刺史，今日前來到任。」探事人道：「這般說是本府太爺了，且請少坐，待小人去報與官吏得知，出來迎接上任。」那探事人說了這幾句話，沒命的跑進城去，報與客官知道。不一時間，就有許多職官並鄉里耆老、師生人等，備了些彩（帛魯）旗幟，飛也似擁出城來，迎接退之，各各參謁禮畢，退之吩咐道：「今朝上吉，我就要到任，一應須知冊籍、禁約、條例，俱要齊備，不得違誤。」官吏連聲喏喏而退。當下退之坐了四人官轎，皂甲人役，鼓樂旗帳，簇擁進城，在官衙駐紮。次早升堂畫卯，謁廟行香，盤算庫藏，點閣獄囚。各樣事務已畢，便張掛告示，曉諭軍民人等，凡有地方大利當興，極弊當革，許一一條條，以便振刷。凡有貪官污吏，魚肉小民；大戶土豪，凌轢百姓；及含冤負屈，抱枉無伸者，許細細具告，以便施行。

張掛得二日，只見許多百姓，老老少少，一齊擁入公堂，跪在地下稟道：「老爺新任，小的們也不敢多言，有一個歌兒，乃是向來傳下的，今日念與老爺聽，憑老爺自作個主見。」退之道：「歌兒是怎麼伴的？念來我聽。」百姓們道：

潮州原在海崖邊，潮去潮回去復連。

風土古來官不久，鱷魚為害自年年。

退之道：「潮去潮回自有汛候，說他做恁？若說為官，則做一日官，管一日事。俗語說，做一日長老撞一日鐘，怎說那不長久的話？」眾百姓道：「歌語流傳，小的們也不曉得怎麼樣起，只是古來有那『五日京兆』，便是不長久的榜樣。」退之道：「不消閒說，你們且把那鱷魚為害的事情備細說一番我聽。」眾百姓答道：「我這地方近著大海，數年前頭海內淌一個大魚來，這魚身子有幾十丈長，朝暮隨海水出入，海水泛漲起來，就淹壞了民間田地。他那尾巴也有幾丈長，起初看見牛、羊、馬畜在岸上，他便把那尾巴卷下水去吞吃了。落後來看見人，他也把尾巴卷人去吃，因此人怕他得緊，叫他做鱷魚。這幾年間，竟不知被他吃了多少人畜，如今十室九空，憐憫貧苦。往往來的大爺都無法可治。老爺必先除此害，以救萬民。」退之道：「那鱷魚形狀若何？」眾百姓

道：「龍頭獅口，虎尾蛇身，游泳海中，身占數里，不論人畜，一口橫吞。」退之道：「汝等暫退，我有處治。」眾百姓紛紛隊隊走出了衙門。

退之正要散堂回衙，只見一人蓬頭大哭，叫苦連天，進來告狀。退之道：「你告恁麼狀？且不要啼哭，慢慢說上來。」那人道：「小的姓劉，名可，告為人命事。」退之道：「死的是汝恁麼人？凶身姓恁名誰？現今住在何處地方？」劉可道：「小的每日在秦喬口釣魚，家中止有一個母親，日日送飯來與小的吃。昨日等過午時，不見母親送飯，小的等不過了，只得沿河接到家去。不知被恁人把小的母親打死了，丟下河內，只留得一雙鞋子在岸上，真個是有屈無處伸，望老爺可憐作主。」退之道：「這等是沒頭人命了，你快去補一紙狀子來，我好差人查訪凶身，償汝母親的命。」劉可磕一個頭道：「青天老爺，小的不會寫字，只好口稟。」退之道：「沒有狀詞，我怎麼好去拿人。你既不會寫，可明白說來，我著書吏替汝謄寫。」劉可道：告狀人劉可，告為人命事：今月今日，有母張氏，被人打死拋棄，骸骨無存，止存繡鞋一雙可證。伏乞嚴緝兇人，究問致死根因，抵償母命。急切上告。

劉可口中念誦，退之叫值當書吏替他一句句寫了，打發劉可出去。自家回到衙內，暗付道：「百姓們都說鱷魚慣吞人食畜，為害不小，莫不這劉可的母親也是鱷魚咬下河裡去？只不知為何到脫得這兩隻鞋子在岸上？」便叫湘子近前，把劉可的話與湘子說了一遍。那湘子慧眼早已知道這件事情，正要等退之回衙計較，除去這害。恰好退之叫他，他便對退之說道：「鱷魚為害已久，從來府官謹謹避他，只候得升遷，離了這個地方就是福了，誰人顧去驅逐他？所以養成這個禍患。叔父明日出堂，可寫下一道檄文祭告天地。待姪兒遣馬、趙二將，把檄文納在鱷魚口中，驅逐鱷魚下了大海，錮禁住他，不許再為民害。然後表白出劉可母親致死緣由，才見叔父忠照天地，信及豚魚，使這闔郡土民建祠屍祝，豈不美哉！」

退之依了湘子說話，次早出堂，即便取下榜紙，研墨揮毫，作《祭鱷魚文》云：

維年月日，潮州刺史韓愈，使軍事衙推秦濟，以羊一、豬一，投惡溪之潭水，以與鱷魚食，而告之曰：昔先王既有天下，列山澤，網繩擗刃，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，驅而出之四海之外。及後王德薄，不能遠有，則江淮之間，尚皆棄之，以與蠻夷楚越，況潮嶺海之間，去京師萬里哉？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，亦固其所。

今天子嗣位，神聖慈武，四海之外，六合之內，皆撫而有之。況禹跡所掩，維揚之近地，刺史縣令之所治，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！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！刺史受天子命，守此土，治此民，而鱷魚悍然不安溪潭，據處食民畜雞豕鹿獐，以肥其身，以種其子孫，與刺史抗拒，爭為長雄。刺史雖駑弱，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，佞佞倪倪，為民吏羞，以偷活於此耶？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。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。鱷魚有知，其聽刺史言：潮之州，大海在其南，鯨鵬之大，蝦蟹之細，無不容歸，以生以食，鱷魚朝發而夕至也。今與鱷魚約，盡三日，其率丑類南徙於海，以避天子之命吏。三日不能，至五日；五日不能，至七日；七日不能，是終不肯徙也，是不有刺史聽其言也。不然，則是鱷魚冥頑不靈，刺史雖有言，不聞不知也。夫微天子之命吏，不聽其言，不徒以避之，與冥頑不靈，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！刺史則選材技吏民，操強弓毒矢，以與鱷魚從事，必盡殺乃止。其無悔！

退之作檄文已畢，遣軍事衙推秦濟齎捧到河邊，投下水去。

原來那鱷魚自從來到潮州河內，每日出來游衍，遇著民畜的影兒，他便乘著水勢把尾巴卷到岸上，將民畜一溜風捲下水去吞吃了。以此人人都怕得緊，沒人敢走到那裡去。鱷魚沒得吃，又迎風簸浪，擁水騰波，把城裡城外住的人都淹得不死不活，沒一個安身之地。這秦濟領了退之的檄文，思量要去，恐怕撞見鱷魚發起威來，被他卷下肚子；要不去時，又怕新官新府法令嚴明，先受了杖責，削奪了職銜。左思右算，越趨沒法，不得已大著膽，硬著肚腸，帶幾個人，拿了祭物，跑到河邊。恰好那鱷魚仰著頭，開著大口，在那裡觀望。

看官，且說鱷魚每日到河邊便掀天揭地，作怪逞凶，今日為何這般斂氣呆觀，停眸不動？原來是韓湘子差遣馬、趙二將，暗中制縛定他，只等秦濟把檄文投他口中，便驅他下了海去。那秦濟那裡知道這樣事情，只說鱷魚遇著人便吃的，遠遠望見鱷魚昂頭開口，先嚇得手足都酥了，動不得，滿身寒簌簌，一堆兒抖倒在地。抖了一個多時辰，再睜眼看時，那鱷魚端然是這個模樣，一些兒威勢都沒了。他思量道：「鱷魚從來凶狂得甚，怎麼今日韓老爺教我來下檄文，他便身子呆瞪瞪不動一動，豈不是古怪？」正在那裡算計，只見天上一時間昏霾陰暗，轟雷掣電，大雨傾盆的落將下來。那潮水就像有人推的一般，高高的湧將起來，一點兒也不淌到岸上。秦濟沒奈何，大著膽，冒著雨，把那檄文向鱷魚頭上只一丟，巧巧的丟在那鱷魚口裡。那鱷魚銜了檄文，便低著頭，閉著口，悠然而逝，好似有怎麼神驅鬼遣的一般，一溜煙的去了。

秦濟眼花烏暗，不得知鱷魚已是去了，且趁著勢頭把豬羊祭品教，一下子都推落水去，沒命的轉身便跑，跑得到府中時節，退之還坐在廳上。他喘吁吁的稟復道：「豬羊檄文，檄文豬羊。」退之道：「你是著驚的光景了，且停歇一會，定了喘息，慢慢地說來。」秦濟呆了半晌，說道：「豬、羊、檄文，都被鱷魚吞下肚子了，小官的性命直從那七層寶塔頂上滴溜溜兒滾將下來，留得這口氣在此。」退之道：「那鱷魚還在也不在？」秦濟答道：「還在，還在。」又道：「他吞了檄文，便游衍去了。」退之道：「他既吞檄文，自然徒下海去，汝怎麼還說在那裡？」秦濟又思量半晌，答道：「小官險被他驚壞了，所以答應差錯。」方才把他去下檄文，看見鱷魚的模樣，細細說了一遍。退之道：「是虧你了。」叫庫中取元寶一錠，賞勞秦濟；吩咐秦濟且回家安歇一宵，明日早來衙門前伺候差遣。秦濟辭謝去了。

退之回衙，與湘子說知秦濟的事情。湘子道：「叔父明早升堂，須寫一張告示，曉諭地方軍民人等，以見叔父化乃豚魚之政。」

到得次日，退之果然寫了告示，著秦濟去各處張掛。那告示如何樣寫的，他道：

潮州府刺史韓，為公務事照得：本府初蒞茲土，存心為國為民，有利必興，有害必革，一夫失所，若已推而納之溝中。乃有鱷魚為害甚久，前官不行驅逐，遂令民不聊生。本府目擊劉可之母遭鱷吞害，深用憫悼，遂發檄文，遣軍事衙推秦濟投鱷口中，驅鱷下海。幸蒼天憫爾百姓橫遭吞噬，皇王仁恩遠布，感動蠢靈，不費張弓只矢，不勞步卒馬兵，一日之間，頓除夙害。本府喜而不寐，為此曉諭汝等，自今以後，各安生理，無搖神於妖孽，惑志於橫亡，以取罪戾。所有告人，劉可雖痛母橫亡，陳詞控訴，亦且安心委命，以盡孝思，毋再攀害平人，以滋煩擾。特示。

告示掛完，滿郡黎民挨肩疊背，誦讀一遍，無不贊歎，說道：「若非本府太爺神明，我輩十死其九，誰與理任伸冤？今日得這般帖息，真萬代恩也。」正是：

一念精誠答上蒼，鱷魚今日已消亡。

潮陽自此民安樂，青史千年姓字香。

畢竟不知後來若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